

豪門裏的住家教師：豪車出行，24小時待命，被學生叫“媽媽”

英語水平過硬，日常全英文溝通、能輔導國際學校作業

與孩子相處時不能哭、傳遞負能量

不能化妝、戴首飾，不能穿裙子

接受攝像頭監控，24小時待命

接受教學外的其他雜務，包括但不限於幫孩子洗澡、“帶睡”

滿足上述條件，你將有機會獲得高額年薪，徹底和過去告別，與有着英文名的孩子們成爲一體，變成Marry、Maria、Alice……

“這是你邁入頂級富豪世界的第一步。”誘人心動的宣傳視頻裏，獨棟別墅氣派寬敞，家庭成員們優雅有禮，聖誕夜聚會豐盛炫麗，游艇出行闊氣豪華，祇要符合應聘需求標準，無論出身如何，都可以成爲其中一員。

被南方一個百億富豪家庭選中時，林清凡23歲，大學剛畢業。她生長在一個多山地的貧瘠小縣城，想趁着年輕，“感受一下超級富豪的快樂”。入選最重要的原因是“一張白紙”，不帶任何老阿姨的“壞習慣”。這個有着娃娃臉的南方姑娘聲音如山泉清脆柔緩，十分適合與孩子相處。

她不知道的是，自己還滿足女主人更嚴苛的審美：一張純天然的清純面孔，皮膚白皙幹淨，沒有任何微整容，牙齒整齊，身材瘦小苗條，英語口語不帶“中國式”口音。

超級富豪的莊園大門就此打開：宮殿是哥特式建築群，坐落于半島之上，入戶門口，中西組合式花壇和三層噴泉疊次交映，果園、游泳池、娛樂場所等等設施完備；半島對面連接着另一座小島，綠茵翠滿處是私人飛機停機坪。林清凡變成住家教師Cindy。第一次陪學生坐私人飛機，她像“活在電視劇裏一樣。”後來，飛機又添了一架，旅途中可以洗澡。

但失去名字僅僅是一個開始。

搞定繼承者

Cindy的學生是這個家裏的大女兒，四歲，話剛剛能說利索。小女孩非常害羞，低着頭怯生生的。第一次見面，Cindy俯下身語氣溫柔地打招呼：“你可以叫我林老師。”

“叫Cindy就好了。”女主人在一旁打斷她。

這是她與這個家庭的第一次交鋒。Cindy身材嬌小瘦弱，扎一個高高的馬尾，和孩子說話時聲音小貓似的，忙碌起來，更像個高三教室裏認真發卷子的學生。富豪生活完全不在她認知範圍內，她想像不到，面前這個吃飯時筷子都用不好的人兒還有另一個身份——幾代家族財富積累的繼承者——“普通人家小孩玩泥巴時，她要偶爾參加家族集團的活動，甚至坐上家族集團的董事會”。

女孩還沒有桌子高，已經要接受長輩指派的簡單任務，例如叫秘書拿文件：她一路小跑，學着大人的口吻直呼其名。她本想引導孩子要稱呼叔叔、阿姨，但主人們并不在乎，他們更關心“誰和爺爺更親密”，畢竟，作爲整個集團的董事會主席，爺爺對未來財富分配比重有直接決定權。

Cindy并不認可在兒童教育階段強化對階層和利益關係的認知，但家長才是雇主，她祇能委婉地提醒學生：“爺爺今天在哪裏，送個水果給爺爺吃吧”。

女孩年齡還小，再大一點，就要像其他家庭繼承者那樣，早上6點準時起床吃早餐，去國際學校，下午3點左右放學後，學習游泳、馬術、溜冰等興趣課。吃過晚飯後，“Cindy們”的核心功能會體現出來，“深加工”開始，輔導作業、拓寬知識面，有些繼承者還配有額外的“西餐禮儀”、“形體與健身”等社交與才藝家教師，種種雕琢之後，才能上床睡覺。

富人們洞悉時間的秘密，一分一秒也不能浪費。住家老師往往從幼年時就開始陪伴孩子，提供24小時教育支持，有的直至小學畢業。教育與生活的邊界也沒那麼清晰，有時還要給孩子倒水端飯，甚至幫孩子洗澡。

Cindy的男女主人有各自的公司事業，對她的另一個需求是“人形監控器”。學校家長會等活動都需要她參加，除此之外，每天還要提交一份日記式的教育報告；孩子的言行舉止，學習內容和學校會務記錄，預習計劃，參加了什麼活動，發生了什麼特別的事，甚至是說了什麼特殊的話。

這個家一共三個孩子，Cindy剛去時，女主人正值產後恢復期，情緒起伏很大，每天會因爲與孩子相關的各種瑣事罵她：水溫太燙，端飯慢了，孩子哭了……

第一次被罵時，Cindy無法接受，跟同行傾訴想辭職。可這樣的事在他們眼中太常見了——上海一個富豪家的女兒祇有6歲，就會警告老師：“我媽媽是你的大老板，我就是你的小老板。如果你不聽話，我就讓媽媽開除你。”浙江一個住在高檔別墅區的男孩更直白，iPad被老師保管後，他不客氣地說：“你別偷我們東西啊！”

同行祇能安慰她：“主人祇是脾氣急了些……你也拿這麼高的工資對不對？”

Cindy家裏還有個弟弟，母親至今從沒坐過飛機，普通小縣城家庭給自己最珍貴的支持是完成大學教育。同行的勸說成爲她安慰自己的理由。但一次因爲生活瑣事，家裏另一個年紀更小的孩子模仿媽媽的口氣說：“難怪媽媽說你腦子有病！”她感覺到“好多針扎在心上的那種痛”。Cindy苦笑著嘆了口氣，又像獵食得逞的小狐狸一樣狡黠：“但工資真的很高對不對？”和同學比，她已經能拿到普通本科生兩倍多的年薪。

Cindy相信等時間足夠久，憑借自己的能力，遲早能得到女主人的認可。她細心，有股能吃苦的韌勁。日常生活中看到一棵樹，它的中文名字、英文名字怎麼發音、它的來源種類，一件家具，它的原材料質構成、怎麼變成家具、它的產地、當地風土人情……Cindy都會用英文一一引導學生去了解。不到兩三個月，女孩和母親說話時總會蹦出新鮮詞匯，“這是誰告訴你的？”“是Cindy老師教的！”

她鬆了口氣，久違地得到了一個老師的成就感。

知識是Cindy唯一可以依靠的資本。在莊園工作半年後，女孩有次發燒，看病的是位全球聞名的私人醫生，祇給開了些尋常的感冒發燒藥。但她覺得孩子的舌頭顏色有點不正常，上網搜索比對後，覺得像“草莓舌”（見于猩紅熱初期或長期發燒的病人）。她堅持向家長建議，去大醫院重新診斷。

學生最終確診，就是“草莓舌”。女主人十分後悔，“晚一點家裏所有小孩都會被傳染。”私人醫生因此被辭退，Cindy帶着學生去香格裏拉酒店隔離治療了幾天。她獲得了這個家庭的信任。一年後，女主人將莊園裏另外兩個孩子也交給她。

樓下的戰爭

當初勸Cindy留下的同行，叫Linda，也是介紹這個富豪家庭給她的人。Linda早入行幾年，現在是上海一家高端教育中介機構的負責人，專門爲高端家庭匹配住家教師。

來應聘的許多老師像Cindy一樣，英語系、會計系等非師範類專業出身，現實困難是“需要一筆錢”；有的老師渴望出國留學深造，但家庭條件支付不起；一些人需要一筆房子的首付，用來給自己的人生做退路保障。

Linda是師範出身，2013年，她創業虧損，處在人生低谷期，誤打誤撞闖入這個行業。她是個北方姑娘，短發戴眼鏡，看上去幹練豪爽，一對兒有些外翻的門牙像小兔子，平添了幾分可愛。爲四個富豪家庭提供長期服務後，她發現：“老師在家庭裏單屬一個序列，但又完全不屬於家庭階層，要一直挺起腰板用勞動換取認可。”

豪門裏人員結構複雜。像Cindy所在的頂級富豪家庭，保鏢、保安、司機、菲傭、成年人和兒童廚師、生活阿姨、園藝師等等，20多個服務人員保證主人們日常起居、衣食住行。有些富豪對食宿要求精細，醒來時要喝45攝氏度的溫水，高級真絲床單也要墊兩層濕布，每天幹洗熨燙——這些都需要龐大的服務人員。

有些家庭會爲服務人員單獨準備一棟房子居住，如果和主人一起生活，他們通常住在樓下，有些菲傭和阿姨甚至祇能住在潮濕的地下室。曾有一位老師拎着行李進門後才發現，主人準備的房間準確來說是個隔層——床祇有一米左右，與牆之隔數十厘米。同樣住家的鋼琴教師解救了她，由于没有多餘空間，最終，主人同意兩個老師一起睡在酒店。

儘管同是樓下的人，住家教師比較特殊，因爲孩子，他們看起來和主人更親近，收入也通常是服務人員中最高的那一檔。但Linda總會提醒剛入行的老師：不能自視甚高，覺得跟阿姨、保姆等其他人不是一樣，這些服務人員很可能影響主人對你的印象，甚至把你“搞走”。

Linda曾經在浙江一個富豪家庭裏服務。家裏有三個阿姨，其中一個和她都是大專生，工資却相差幾倍——在阿姨眼裏，Linda的工作祇需要陪着孩子學習遊戲，自由度更大，還可以開家裏的豪車出門接送孩子。而阿姨祇能做體力活，負責家中雜務灑掃，生活瑣事。

從走進豪宅的第一天，Linda一直小心地處理和所有人的關係。爲了避免女主人誤會，男主人回家時，她打招呼：“爸爸回來啦！”男主人偶爾關心“最近怎麼樣”，她馬上轉移話題：“寶寶最近乖得很棒。”

同事之間，Linda從不管閑事。她曾經見到那個阿姨從樓上下來，問其他阿姨：“我的口紅色號好看嗎？”那裏祇有主人的臥室，但即便知道阿姨用了主人的口紅，Linda從沒打過小報告。即便如此，矛盾還是不可避免地發生了。

一次難得的休息日，男生來看Linda，她穿了條平日工作不能穿的裙子，阿姨譏諷道：“真是個小騷貨！連老板看見都會被你勾引呢。”Linda氣急了：“我和你不一樣！”

那次爭吵沒過多久，女主人突然質問Linda：“白天開車幹嘛去了？”Linda受不了無端的懷疑，提出辭職，對方急忙挽留：“是阿姨說的，我平時不在家嘛，這裏面肯定有誤會。”

阿姨最終因爲Linda的存在離開。Linda後來才知道，女主人早就發現化妝品有人動過，找不到是誰，阿姨曾向主人暗示是她。

和Linda的正面衝突相比，Cindy則是被莫名卷入樓下的戰爭。剛進入莊園時，一個阿姨“好心”提醒她有人說她壞話，她生氣去找對方對質，才知道，這祇是一個阿姨想孤立排擠另一個阿姨。

因爲“草莓舌”事件，Cindy在這個家庭裏站穩了腳，類似的事情再沒發生過。大女兒上小學後，Cindy跟富豪家庭一起搬去了香港半山別墅，成了半個管家；主人出差時，保險箱裏上千萬的珠寶手表等財物交給她保管。許多事務需要英語溝通，游艇會等高級社交事宜也交給她對接，其他服務人員也習慣先問她的意見。

“問我就是問主人的意見。”

Cindy笑着形容：“太監爲什麼不能得罪？他能知道皇上在想什麼。”

但她從未逾矩。家裏拿高薪的不祇她一人，保鏢兼秘書們身材壯碩，西服革履，仍需要爲主人穿鞋更衣，“一個大男人爲另一個男人穿鞋！”那時Cindy就明白，“我們都是有‘裏子’沒有面子，‘裏子’就是你生活在這樣富足的環境，拿着高工資，但其實所有人都一樣。”

教育的意義

即便Cindy已經在富豪家庭中獲得了一席之地，還是會因爲在迪士尼樂園吃早餐時給孩子拿餐慢了，被女主人當衆大罵半個小時。她或許永遠改變不了雇主對自己的態度，但與確診“草莓舌”的學生在香格裏拉酒店共處的那幾天，足以改變她和孩子的關係。

那之後，小女孩祇要見不到Cindy就會哭鬧，私下裏還會喊她“媽媽”。

Cindy叮囑孩子不要當着女主人時這樣叫，怕對方無法接受。她謹慎地反復引導：“你現在生活的一切都是爸爸媽媽給的，他們不能常陪着你是要爲家裏賺錢，非常非常辛苦哦！”

Cindy不是第一個被學生依戀的老師。北京一個6歲的男孩也說，最愛的不是爸爸媽媽，而是住家老師，家裏有二胎後，祇有老師最關注他的感受，分享玩具零食也時刻注重公平。

富豪們行程安排密集，有時飛全球參加會議，工作之外還有酒會舞會、高爾夫、游艇會等社交，陪孩子的時間有限。對年幼的繼承者來說，住家老師成了最親密的人。除了知識拓寬和學業輔導，他們還要幫助解決親子問題，自己的言行也容易對孩子產生直接影響。

Cindy曾在一位著名單身離異女星家短暫工作過。女明星的女兒從小跋扈任性，但會跟Cindy分享自己的秘密：對小男孩的情竇初開，人緣不好的煩惱，想成爲大明星的夢想。長期和母親一起生活在聚光燈下，拍雜誌封面、接受訪談，女孩發現，祇要和別人說“我媽媽是xx”，就會收到禮物和善意。Cindy引導她，別的小朋友人緣好是因爲“她的玩具大家都可以玩”。她希望孩子明白，“我們被別人認可要因爲‘你是誰’，而不是‘你媽媽是誰’。”

從小在單親家庭生活，女孩有時性格極端，打罵老師，之後又會道歉後悔：“我知道發脾氣不對，但我忍不住……我不知道該怎麼辦。”這讓Cindy心疼了一下，她看到了這個光芒包裹的“星二代”最柔軟的部分——一個缺乏父母陪伴渴望被關注的小姑娘。她摟過女孩，溫柔地約定：“下次再想發脾氣，就把自己關房間裏5分鐘再出來好嗎？”

但再好的老師也無法取代父母。Dora在美國做過住家教師，認爲“國外孩子是那種擲地有聲地開心，他們有取悅自己的能力”，他們的父母祇要有時間就會陪孩子一起閱讀、健身和郊遊，在她分享的照片中，孩子們歡笑聚在一起，帶着帝王蝶蛹和幼蟲，漏出奶白小牙，爲其中一祇終於破繭成蝶大笑。在幾個富豪家庭服務後，她發覺國內孩子跟前永遠圍着服務人員，他們的快樂更多是吃到好吃的、得到稀有玩具，“一時的快感之後是極大的空虛，他們是被圈養的。”

有時候，普通人能輕易獲得的情感體驗也需要老師進行“策劃”。Linda還記得有一次旅行，當男主人早上第一次喝到孩子送來的溫水時，那位擁有私人飛機的董事長第一次表露出“父親的驚喜”。

Linda曾帶過兄弟兩個，他們住在當地最貴的別墅區，與郊區農村隔着一條小河，附近有個籃球場，Linda不希望孩子呆在“富豪家

庭的安全區”，想鼓勵孩子們一起打球，但哥哥拒絕：“我才不要，那是貧民窟小朋友才玩的！”她讓孩子站在被歧視的一方思考，男孩點點頭，接受了她的建議。

這“就是住家教師需要做的”。Linda說，“社會財富集聚在他們父母手中，他們獲得怎樣的教育和引導，未來對社會的影響更大。”

但Linda的陪伴有限，不久後，她離開了這個家庭。她也說不好男孩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。

最無力解決的是家長的阻礙。一位老師曾反復提醒家長孩子太依賴服務人員，連牙膏都需要阿姨擠好，女主人却說：“他這輩子都會有人爲他服務，不用太操心。”Linda希望小朋友會使用敬語，對家裏服務人員也同樣尊重，教她叫“小王阿姨”、“小孫叔叔”，但女主人覺得“我的孩子以後是接班人，應該大氣一點”。

“你可以引導孩子，但永遠不要試圖改變父母。”Linda說，與家長價值觀相左時，她盡量不和“甲方爸爸起衝突”。

她創業前服務的最後一個家庭，學生是個小女孩，從不吵鬧，洋娃娃一樣，無論何時叫她的名字，哪怕老師有些急躁，她也會甜甜地大聲溫柔地回一個“哎！”女孩一直被保護，幾乎是透明的，對財富與階層沒有概念，心思單純。一次她姐姐從英國回來，和老師談論減肥，母親馬上過來制止：“不能給小孩留下‘女生要瘦才是美的印象’。”Linda說，也是因爲這個孩子，她選擇繼續留在這行。

上岸

五月末，上海一家家政服務公司發布了一則求職信息，簡歷上，29歲的南京女生面容幹淨姣好，履歷出色，曾是上海豪宅湯臣一品的育嬰早教師助理，也做過豪門管家，期待月薪3.5萬元。

暑期托管班頻繁出現後，一些家庭對住家教師需求更急迫。有家庭跳過中介和獵頭，直接在校校微信群裏投放招聘啓事：

上海古北（富豪區），需要兼職家教，男孩15歲初三，未來要出國。要求清華學生或清華畢業生，女孩子，數學英語好。地域不限，包往返機票，伙食和住宿（如果需要）。每次周六4小時，1000/小時，長期。

招聘信息無法辨別，行業渠道不規範，讓Linda更擔心的是，很多渴望入行的老師祇看到高薪，對職業沒有清晰認知。曾有位年輕老師期望年薪是20萬左右，匹配到家庭後，馬上改口要40萬，覺得“人家那麼有錢，多一點少一點不在乎”。一些老師對家庭服務分工邊界感強烈，孩子洗頭、洗澡是生活阿姨的事，教學之外概不負責，但“孩子的事哪能分那麼清呢？”

這些年輕人并不知道，日日與孩子朝夕相處，一個住家教師表現得多麼博學、耐心、樂觀、正能量，或許就有多壓抑。幾年前Linda在富豪家庭服務時，她剛談戀愛，男友知道她出門開七位數的豪車，坐私人飛機陪孩子出國旅行，會開玩笑問：“在那種家庭呆了會不會嫌棄我？”Linda祇把一切當工作需要，她第一次回男友家見長輩，沒有回避工作內容，男友奶奶聽後問：“你在這個家做保姆呀？”她祇好再次耐心解釋是“全職家庭教師”。

事實上，很多老師都避免和親人朋友談論工作，即使在百億富豪家裏待了四年，Cindy也沒從和父母聊過任何細節，家裏祇知道她在做高端家庭教師，待遇優厚。她整整四年都沒回家過節——節日是莊園裏主人最忙的日子，孩子們需要照看和保持學習進度。老師的個人時間鮮少，流行網劇穿搭服飾、新聞熱搜八卦，一切都沒有時間。（文中人物爲化名）